

走进震中——灾区 80 小时

■文/图 本报记者 龙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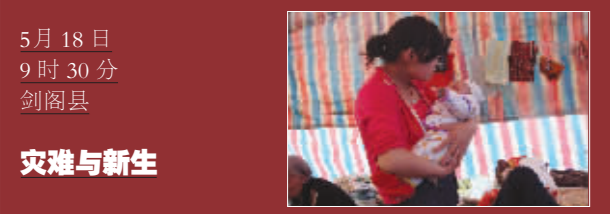
■ 5月18日凌晨4点，经过43个小时的长途跋涉，记者跟随我市救灾物资运送车队到达广元市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在随后的近80个小时中，记者先后深入广元市剑阁县、都江堰市、汶川映秀镇、水磨镇等地。站在这片遭受重创的土地上，悲痛的感情难以尽诉，唯有用笔与镜头，记录下灾难的残酷和生命的坚强。



5月18日凌晨4时 广元市

战斗的广元

天色未明。6天以前，这应该是个静谧的城市。然而，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让这个城市所有的人，暂时失去了酣睡与美梦。广元在战斗。整个广元，受灾的，又何止是青川。建在一公司物资仓库的抗震救灾总指挥部，成为了广元的心脏。它的每一下搏动，都影响着1.63万平方公里、三百多万人的生活与生命。源源不断的救灾物资车涌向这里，又从这里驶出，奔赴各个灾区——这是一条流动的运输线，也是灾区人民赖以生存的动脉血管。



5月18日 9时30分 剑阁县

灾难与新生

5月12日，赵大妈的孙子满月。这个四世同堂的五口之家，准备晚上好好庆祝一下。却不料，地震来袭。当时，小孙子正在沙发上酣睡正酣，4楼的家忽然剧烈晃动起来，花盆纷纷往下掉，赵大妈70多岁的老母亲探头出去望，却一下被摔倒在地。地震！赵大妈反映过来，迅速将孙子紧紧捂在怀里，拉着母亲钻到了桌子底下。

所幸，在晃动持续一会儿后，渐渐平静。惊魂未定的赵大妈抱着孙子、拉着母亲逃出这栋已“伤痕累累”的危楼。当记者在帐篷里见到这一家人时，赵大妈正给孙子喂水喝。小婴儿睁着明亮的大眼睛吧唧吧唧喝得正欢——他一定不知道，自己在满月那天，经历了一场夺去数万人生命的灾难。

在他们临时搭建的帐篷边，就是剑阁县委、县政府，政府办公大楼多处墙壁都已被震开。水利局一名工作人员带记者来到二楼的会议室，只见会议室大门和一堵墙已全部倒塌。

县里的多数房子，都已成为危房。记者到达的前一天，附近的江油县又发生了5.8级的强烈余震，无数危房在不断的余震中摇摇欲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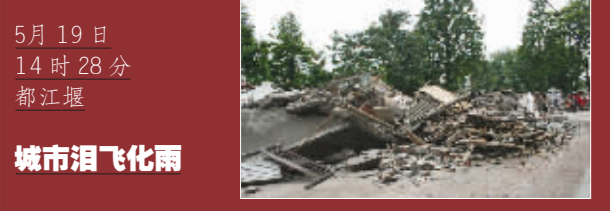
县委、县政府外的空地成为了居民安置点。中午，大家拿着从危房中抢出的大米、菜等开始做饭。该县常务副县长何海生说，目前剑阁县获得的捐赠物品，首先保证农村基本生活，其次是送给城市低保户，机关干部最后。住在帐篷中的人们纷纷表示理解，毕竟农村受灾严重得多。



5月19日 14时 都江堰

这不是《生化危机》

都江堰，这是座山因水而美，水因山而媚的美丽城市。6年前，记者曾来过这里，并为它的秀美及充满历史感的古迹而赞叹。记者到达时，这个城市正在打响一场防疫战。大灾之后防疫，随着气温的升高和不时降雨来袭，防疫成为灾区的重点工作。数以百计穿着工作服的环卫工人不停地清扫废墟和生活垃圾，无数武警战士戴着口罩沿街喷洒消毒药水，医护人员更是随处可见，他们在逐一给灾民发放药品和卫生保健知识宣传资料……部队、医护人员，人们严正以待的肃穆神情，和在这个城市每个角落展开的消毒工作，这一切仿佛是美国电影《生化危机》的现实版演绎。



5月19日 14时28分 都江堰

7天前，汶川地震来袭的那一刹那，震区的一些时钟，永远停

止在14时28分这一刻。7天后的同一时刻，为死者，举国默哀。14时28分，防空警报在都江堰打响，汽车一齐鸣笛，行人驻足。流淌不息的时光，仿佛在这一刻忽然凝固，只有泪水在人们脸上尽情释放。

在灾民安置点的帐篷外，刚经历过这场生死劫难甚至痛失亲人的灾民，在凄厉的警报声中哭起来。整个城市泪飞如雨。哭声与警报声、车鸣声，汇成一支最悲壮的安魂曲。3分钟很短暂，但那些逝去的生命，在这3分钟的默哀中，获得了最大的哀悼与尊敬。



5月19日 17时 都江堰至映秀途中

被摧毁的蜀道

告别都江堰，下一站是重灾区汶川映秀。映秀镇距离都江堰20余公里。曾经默默无闻的小镇，因为身处震中受灾严重，而成为饱受世人关注的血泪之地。19日17时许，记者出发前往映秀。这是一趟无比艰辛、令人永生难忘的历程。短短20多公里，足足花了2小时。进入映秀镇有10余公里的道路还没有完全打通，由于严重的山体滑坡，加之前一天的暴雨塌方，公路被全部掩埋，部队只有沿着岷江开辟了一条临时的道路。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一千年前，李白写下这样的诗句。而前往映秀镇这一路的险境，纵诗仙在世，怕也是刀笔难书。

岷江边的高山处处滑坡，放眼望去都是一片土黄，只有没有被沙土掩盖的山体，还是一片葱绿，依稀透露出曾经美丽的风景。而公路上，触目皆是巨大的裂口，路旁的防护栏剧烈变形，沿着岷江修建的一座大桥倒塌了一大段，桥墩裂痕很深，桥面移位，惨不忍睹。虽然大大小小的石头被推到了路边，但垮塌的山体，无数巨石耸立，随时都有滑坡的危险。

每一步，都在虎口上前行。尤其令人悚然心惊的，是那些被巨石压扁的车子——生命与人类文明的脆弱，被其惨烈的变形演绎得如此痛楚。它像一个挣扎的符号，向人们昭示：灾难曾在此发生，生命曾在此消失。



5月19日 19时 汶川映秀镇

“还埋着好多娃娃……”

这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小镇。这是一片废墟。曾经，这里重工业发达，是阿坝州的两大门。现今，这里是伤亡惨重的重灾区。掩埋了几十个孩子的映秀小学，就位于此地。渔子溪，这条小河从镇中穿过。沿河而行，越往里，其情景越惊心动魄。大多数房屋，已在那场8.0级地震中，呈粉碎性倒塌。电厂不远处，是映秀镇受灾最严重的地方。大约方圆五六百米全被夷为平地，几乎看不见完整的一砖一瓦。

空气中，弥漫着死亡的气味。站在这场毁灭性灾难的遗址上，一位满脸泪水的老人，用颤巍巍的手指着记者脚边一片瓦砾之地说：“那里就是映秀小学，那里还埋着不少娃娃……”

据老乡说，学校校长几天之间头发胡子全白了，没命的用在这里刨了3天3夜。一个小姑娘哭着从废墟中爬出来时，左腿的下半截已经不知去向。此情此境此话，令人寒入骨、痛彻肺腑！副镇长徐红军告诉记者，镇上有7千多人，加上流动人口，总人口已超过万人，但现在仅剩不到3千人。“现在还有不少群众和娃娃被埋在废墟下。”说着，这个中年男人哭了。死者已矣，而生者还要活下去，他们还在奋斗。直升机在映秀镇起起落落，抢救伤员和物资。身着迷彩服的战士们，个个脸上都写着疲惫，但仍在废墟里忙碌着，期待能如前一日救出的电厂女职工一样，再次发现生命的奇迹。站在渡口中学废墟边，残存一半的教学楼虽然内部结构已支离破碎，但仍如比萨斜塔一样倔强地站立在大地上——就像这片土地上那些永不放弃的人们。

夜色已临，映秀镇渐渐掩入大山的阴影里。余震和泥石流，仍然在威胁着这个饱经创伤的小镇。徐红军忧心忡忡地望着镇边的大山。有人说，地震过后，有的大山平移了25米。晚上9点多，记者乘车离开映秀。大山一片漆黑，有时候是可怕的死亡点的魔兽，似乎潜伏在黑暗中，窥觑着那些顽强的生命，弥散着可怖的气息。而从都江堰前来运送消毒药水等物资的一辆辆军车，又让人看到了新的希望与新的前景。

20日凌晨，在映秀镇湾水电总厂废墟中，被埋179小时的马元江获救。而在记者写稿的前一天，22日的15时20分，映秀再次发生强余震，“5.12”地震中幸存的小镇，在七秒内倒塌。



都江堰市，人民子弟兵整装待发，进行沿街消毒。



5月20日 凌晨1时 成都

余震将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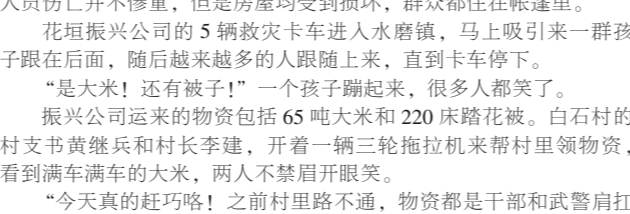
19日晚10点多，记者收到一条6—7级余震可能在19至20日发生的消息，与此同时，广播里也开始不断播出。“余震要来了！余震要来了！”人们奔走相告。当记者到达成都时，宾馆都已纷纷关门，服务员不见踪影。

已是20日凌晨2点。这是震后成都的又一个不眠之夜。虽然汶川地震并没有给这个城市带来大的伤害，但人们已如惊弓之鸟，纷纷离开家，来到街头及天府广场等开阔的地方。

路边街头，只见有些人拿着席子被子在街头睡觉，有些人还搭起了简易行军床，更多的人三三两两凑在一起，或聊天，或打扑克，以此来打发漫漫长夜。

这是一个平静的夜晚，也是漫长的一夜。没有发生人们担心的余震。相关部门也在电视中告诉大家，即使有余震也不会给成都带来太大影响。

天将破晓，成都人迎来了新的一天。一位收拾被褥带女儿回家的男人说，“现在没有别的期望，只希望每天都平平安安。”他的女儿趴在爸爸身上，揉着惺忪的睡眼，看着长长的街道上纷纷离开的人们。



5月20日 14时 汶川水磨镇

希望被留在这里

水磨镇是汶川最大的镇，因为山体滑坡的位置离镇中心较远，人员伤亡并不惨重，但是房屋均受到损坏，群众都住在帐篷里。花垣振兴公司的5辆救灾卡车进入水磨镇，马上吸引来一群孩子跟在后面，随后越来越多的人跟随上来，直到卡车停下。“是大米！还有被子！”一个孩子蹦起来，很多人都笑了。振兴公司运来的物资包括65吨大米和220床踏花被。白石村的村支书黄继兵和村长李建，开着一辆三轮拖拉机来帮村里领物资，看到满车满车的大米，两人不禁眉开眼笑。

“今天真的赶巧咯！”之前村里路不通，物资都是干部和武警肩扛手提往村里搬，昨天晚上路打通了，镇上让我们开车来运，这下可以运够满的，够我们吃几天了！”黄继兵高兴的摩拳擦掌。武警战士们更是热情高涨，你两袋，我三袋，迅速将129包大米塞满了拖拉机箱。步行6公里，来领取物资的黄家坪村村民师公蓉打开手中的袋子给记者看：“每天都有东西回来，你看，好多东西啊，今天就领了药、手电筒、高筒靴、大米，哎呀，我都说不过来。”忽然，人群中又传来欢呼声，原来又有两辆军用大卡车也运送来了饼干、饮料、棉被等救灾物资。师公蓉说：“都是靠政府关心，社会关心，虽然我们房子全部塌了，但是基本生活完全不成问题，对以后的生活，我们很有信心。”说完，和同行村民有说有笑回家去了。车队离开时，已是傍晚时分。车行很远，回首还能看到村干部和群众纷纷在挥手。而此时，水磨镇的帐篷外升起了一缕缕炊烟，如永不逝去希望，在这片经历灾难却没有磨灭笑容的土地上升起。

湘西小战士在映秀

■本报记者 龙莹

19日，在映秀抗灾第一线，一位高大却满脸稚气的小战士吸引了记者目光。他刚从山上回来，进行了全身消毒。采访间，记者意外得知这名19岁小战士叫梁杭，来自吉首市。在千里之外的灾区见到老乡，梁杭特别激动。已连续工作一天的梁杭趁着吃晚饭的休息时间，向记者谈起了6天来的抗灾经历。

梁杭就读于武警成都指挥学院大三，地震发生后的13日清晨，梁杭和两百多名同学组成了武警成都指挥学院第二救援小组，一起奔赴受灾严重的汶川县。临走前，他匆匆给家里打了个电话，仅仅说了两句话：“我们接到任务，马上出发去汶川。”

13日晚，到达都江堰郊区后，由于道路毁坏严重，车辆无法通行，他们被迫在路边驻扎了一个晚上。14日上午8点多，梁杭和一批同学作为先遣队伍，步行出发去汶川县映秀镇。

从渡口铝厂开始的10多公里道路，已经完全在地震中损毁，被泥石流淹没，大家只有沿着岷江步行。这一路极其艰辛，也极其危险。战士们每个人身上都背着七八十斤重的包袱，里面装着3天的干粮、十多斤水、军大衣、鞋子。而且伴随着余震，不断有巨石从山上滚落下来。

来不及好好休息，梁杭就和同学投入到救援工作中。映秀镇幼儿园是他们搜救的第一个点。由于带来的铁锹不够用，大家就用手在废墟中不断地挖。不少学生家长围在他们周围，一声声带着哭腔的呼喊声在映秀上空飘荡。

孩子，一个接一个从废墟中挖了出来，然而不少孩子已停止了呼吸。怀抱着小尸体

父亲感言

5月23日，记者采访了梁杭的父亲梁银民。梁银民是原州武警支队支队长，一名1979年就进入武警部队的老军人。梁银民说，儿子从小就跟着自己在军营里长大，对军人、军队十分崇拜，从小的愿望就是当一名军人。因为聪明过人，梁杭小学、中学跳了两级，



梁杭千里之外看见老乡，笑开了。

的家长，有的号啕大哭，有的只是呆呆的，一遍遍地去擦拭孩子布满灰尘与伤痕的小脸蛋。情景分外凄惨。

这是从未见过的残酷死亡。梁杭强忍着悲痛，不停地搬开石块和木料，在废墟里寻找活着的小生命。他说他不敢停下来，他觉得废墟下有很多孩子的哭声，他怕他们连一分钟也等不及。

然而，还是没挖掘到奇迹。16日凌晨，忽然下起大雨。强忍了两天的梁杭，在雨中默默地流下眼泪。那个晚上，梁杭与30多个同学挤着坐在简易帐篷里。帐篷里静悄悄的，尽管很难入睡，但却没有一个人说话。目睹那么多生命的消逝，难以描述的痛心，沉甸甸地压在这些大孩子心中。

进入灾区后，缺少食物也是困扰梁杭和同学们的又一个问题。大家把带来的大米集中在一起，每天拿出一点点熬粥。人多粥少，加上体力严重透支，大家都吃不起，饿了，只能用自己带来的干粮充饥。

可是，有一天晚上，当地的老百姓却给他们送来煮好的方便面，里面还配着白菜等蔬菜。老乡们说：“看你们些娃娃兵，每天拼起命干，又没有吃的，我们看不下去，心痛。”梁杭和同学们都知道，老百姓的东西不能吃，大家拒绝了老乡的好意。然而他们不吃，老乡们就不走，一直在他们身旁守着。一些老人甚至眼泪直流。

“您就不担心儿子的安危么？”记者问梁银民。梁银民坚定地回答：“军人意味着什么？就是意味着流血、牺牲、奉献，事事冲锋在前，我想梁杭也明白，我为他感到骄傲。”不过，看到儿子在抗灾现场的照片时，梁银民的脸上，却露出了疼爱的神情。“梁杭上学去时还白白净净，说话也不成熟，看这相片，皮肤晒黑了，却有了军人的气质，更像一个军人了。经过这次抗震救灾，梁杭真正成大人了。”这个当了近30年军人的硬汉子，扭过头悄悄用手擦去抑制不住流下的泪水。

采访札记

生命的韧性

■龙莹

5月12日上午，当我踏上这次采访旅程的时候，感觉有些像上前线。电视中滚动播出的画面，让震后的汶川，看上去有些像战场——一个有死亡，有奋斗，有眼泪，有坚强的战场。作为一名记者，我的内心深处有种强烈的召唤：去有新闻的地方！

是的。震后的灾区，到处都是新闻。但这一次，我却完全没有尽到一个记者的本分。那些痛失亲人的人，我不忍再掀开他们的伤口；那些战斗在一线的人，他们的每一分钟，都可能维系着一个生命，我不能去跟饱受苦难的人们去争夺灾区最为珍贵的时间；我甚至不能在灾区长久停留，因为增加一个人，就可能分走一份灾民的救命粮，一个可以遮风避雨的帐篷一角。

在这种时候，作为一名记者，我能做些什么呢？那就是记录。忠实地记录我所见到的一切。用我自己的视角，来审视这场灾难，来观察那些在灾难中奋斗的人。所以，你看到了这些文字和图片。

然而，言未能尽。几天来，总是有一种更强烈的震动始终萦绕于心。连着几天我追问自己：为什么面临那么大的灾难，面临一切被摧毁的困境，我却没有在一个人脸上找到绝望。人们在痛哭，但他们更多的，却是一种令人震撼的平静。

在映秀镇，记者遇到一名政府工作人员，他的弟弟和父亲都还在废墟下。通红的眼睛，可以看出他曾伤心地流过泪，但此时，他却在为灾区更多人努力。悲痛深藏在心中，他的脸上，有一种千帆过尽后的坦然与平静。也许，只有这些在大灾难中走过的人，才能更明白生命的意义。

而我们，虽无法感同身受地体味他们身心所经历的创伤，但却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生命的顽强与韧性。“你们活下来了，就要好好活下去。”温家宝总理对幸存的孩子们这样说。

是的。我想他们一定会好好地活下去。生命的长度有限，生命的韧性，才真正让我们尊敬。

再见了，宝贝——

杨金平

汶川地震，报道一对母女被埋在废墟里，小宝宝才三四个月，在母亲生命即将逝去的那一刹那，她在手机上写了一条信息：宝贝，如果你能出去的话，请记住，妈妈永远爱你。此情无不催人泪下，遂赋此诗以作此伟大的母亲之祭奠。

再见了 宝贝
 喝完这口奶
 你好好入睡
 头顶的废墟再沉
 有妈妈的身体为你护卫
 再见了 宝贝
 抱你这一次
 妈妈就要离去
 残忍已摧残她的躯体
 死神正吞噬她的血液和坚毅
 再见了 宝贝
 抚摸这一次
 妈妈就要离去
 这个夜晚可能有点漫长
 你要学会坚持
 学会没有摇篮曲入睡
 再见了 宝贝
 亲你这一口
 妈妈就要离去
 黑路固然可怕
 你当是午餐后一次习惯的午睡
 天灾摧毁不了华夏儿女的意志
 炎黄子嗣的血脉定会代代延续
 我在天国祈盼你平安的消息
 再见了 宝贝
 看你这一眼
 妈妈就要离去
 如果明天醒来
 灿烂的阳光照亮这片废墟
 无数双妈妈的手把你从睡梦中托起
 你要记住
 在遥远的天国
 也有一个叫妈妈的人
 永远
 爱
 你